

银

屏

之

仲呈祥

旅

论艺术

山东美术出版社

银

●博导谈艺——

资深博士生导师同他学生的谈话
谈人生、谈艺术、谈学问
高深学府并不神秘

●艺术对话——

有理论、有实际、有方法
树一条，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屏

之

●主编

山东美术出版社

旅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银屏之旅/仲呈祥著.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2. 1

(博导谈艺)

ISBN 7-5330-1577-0

I . 银... II . 仲... III . ①电影美学②电视—艺术
美学 N . J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0363 号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制版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制

开 本: 880×1230 毫米 大 32 开 6.75 印张 2 插页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定 价: 25.00 元

●责任编辑：杨之鹏

▲装帧设计：王承利／杨之鹏

■技术编辑：徐洪涛

ISBN 7-5330-1577-0



9 787533 015770 >

ISBN 7-5330-1577-0
J · 1576 定价：25.00 元

目录

序	1
一、批评标准与“观赏性”	13
二、关于美学观点	33
三、关于历史观点	50
四、关于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的改编	82
五、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	125
六、关于爱情题材的影视创作	140
七、关于长篇室内电视剧	149
八、关于银屏知识分子形象及几位银屏名家	164
九、纵论“主旋律”与“东西南北风”	190
十、关于电视与文学艺术结缘	197
跋	211

序：从两件亲历的小事说起

问：在中国，电影自 1905 年的《定军山》算起，已有近百年历史；电视艺术从 1958 年的直播话剧《一口菜饼子》算起，也有 40 余载历史了。但影视艺术真正凭借先进生产力的传播优势，“君”临中国文坛，赢得别的文艺形式难以企及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却是近 20 年来的事。现在，想就影视艺术的若干审美创造和鉴赏课题，一一就教于先生。

答：的确，影视艺术、尤其是电视艺术在当代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研究探讨影视艺术的审美创造和鉴赏规律，极有现实意义。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先从两件亲历的小事谈起——

一件事发生在 1993 年 9 月 24 日下午 4 时许，时值“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开幕式结束后，地点就在举办开幕式的成都锦江大礼堂门外。一群 14 岁左右的天真活泼的男女中学生，个个手捧精致的签名册，交头接耳地向我簇拥而来。其时，我正站在那里等候旧时同窗。难道孩子们要找我签名？我平生从未受此殊荣。面对素不相识的孩子们，我虽不至于受宠若惊，却很是疑惑不解。一位冲在前面的胖乎乎的男孩，抢先拿起我胸前佩挂的那块用来出

入于评委会审片室的电视节目组发的牌子，晃了晃，道：“叔叔，你是评委，肯定晓得刘德华住在哪里，快告诉我们！”

啊，原来孩子们是想通过我这个暴露了身份的评委，去追刘德华这位明星！我确实智商低，反应迟，一时尚未清醒过来，更何况刘德华这个名字在我的头脑里，位置并不显赫，便脱口而出：“谁是刘德华，我不认识呀！”

顿时，眼前的孩子们，那十几双无邪的眼睛中，竟似乎同时迸射出一种鄙弃的目光，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哎呀，连刘德华都不晓得，还有啥资格当评委啊？！”言罢，一窝蜂地弃我而去……

蓦地，我才彻底清醒过来，这群“追星族”寻寻觅觅要找他们崇拜的歌星签名，却撞上了我这个对流行歌曲的知识少得可怜的“傻帽叔叔”，岂不大煞风景！但我还是顽强地想要保持自己的尊严，止不住追上去反问：“谁说不晓得刘德华就不配当‘金熊猫大奖’的评委？”

好几个孩子都回转过身来，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刘德华，大歌星，名扬全球！”胖小子正冲着我道：“刘德华，要名有名，要钱有钱，比你强多了！”……

听着，听着，我真有点不寒而栗起来。我不懂音乐，也丝毫无意去评价乃至贬低刘德华这位红极一时的歌星的成就，但孩子们竟被某种时髦的舆论蛊惑到对港台歌星崇拜至如此五体投地、如痴如醉的境地，实在令我惊讶！我不禁想起30年代鲁迅先生那篇发人深省的《难答的问题》。那时，《申报》的《儿童专刊》上，有篇文章专门向

儿童宣传“行乞兴义学”的“武训精神”，鲁迅对此深为愤懑，以孩子的口吻反诘作者向儿童宣扬此种精神“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今，时代不同了，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革，我也想理直气壮地问一问：那些为邀请某些港台歌星慷慨解囊出以巨资者，那些为造就大批“追星族”大吹大擂的报刊电视台，“究竟是什么意思？”

另一件事，发生在1997年的精神生产“五个一工程”颁奖会之后。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先生，向我讲述了他家中发生的爷孙两代人的“文化交锋”——

春天到了，12岁的孙女要求爷爷带她去春游。爷爷说，适逢“两会”（人大、政协）召开，《人民日报》宣传任务重，总编辑须臾不可闪失，待“两会”结束后再去。孙女十分不满，脱口而出：“爷爷，你怎么活得那么不潇洒？”

爷爷吃了一惊：“潇洒？什么叫潇洒？潇洒这两字怎么写？”

孙女虽见爷爷有几分发火，却仍满不在乎地答道：“潇洒两个字我虽写不来，但什么样的人算潇洒，我却蛮清楚。比如，《北京人在纽约》里的阿春，就蛮潇洒。她想爱谁就爱谁，想开车去兜风就开车去兜风，不像爷爷你活得那么累！”

爷爷被抢白了这几句，陷入沉思。当夜，召集儿子、儿媳开家庭会，批评对孙女教育不严：“为什么不让她多看看文化部等八部委推荐的‘百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于是，公公下令，儿媳遵命，借来一部《小兵张嘎》的录

像带，要女儿认真观看。

爷爷忙完公务，回家检查落实情况。孙女答道：“妈妈叫看了部《小兵张嘎》。”

爷爷激动起来：“这是部优秀作品，我当年看过！说说你看过的思想。”

孙女不以为然地淡淡两字：“没劲！”

“怎么会没劲？”爷爷动怒了。

孙女倔强地辩解道：“就是没劲嘛！张嘎靠自己去缴了敌人的枪，理所当然应归张嘎所有。你们大人们真没劲，还开会批评别人，要别人把枪归公。”

爷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原来，爷孙的纪律观念已发生了变化。“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在孙女那里，是不能接受了。为了尽责，为了革命传统代代相传，爷爷忙完“两会”，亲自借了盘《地道战》录像带，与孙女一起观赏。

扣人心弦的场面出现了：日本鬼子进村，搜捕受伤的人民子弟兵。老百姓把子弟兵保护隐蔽起来。日本鬼子兽性大发，把全村的百姓赶到晒坝，架上机关枪，威胁恐吓道：“再不交出人来，统统的枪毙！”

真是千钧一发之际，爷爷的心都悬了起来。为了保卫群众的生命安全，受伤的子弟兵冲出人群，大吼一声：“不许开枪，我在这里！”万万没有料到，坐在爷爷身边的孙女的嗓门比屏幕上的子弟兵的嗓门更大，惊呼：“傻帽！”

爷爷震惊了！孙女居然把实践“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神圣原则的子弟兵视为“傻帽”，这实在令人深长

思之。

问：先生叙及的这两件真事，说明当今影视艺术、尤其是电视艺术在中华民族的美育中，甚至在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都起着别的文艺门类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请先生就此作进一步的阐发。

答：上述两件真事，我终生难忘。范敬宜先生感慨万端地对我说，我们当然不会简单化地把孩子们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仅仅归咎于一部或几部影视艺术作品；但文艺作品对青少年精神世界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决不可低估。我们这一代人，回首自己的成长之路，都难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岩》、《青春之歌》等优秀长篇小说的巨大影响。而当今中国的银屏上，有哪些作品能够真正作用于一代乃至几代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并传之久远呢？

当今中国，电影故事片年产量在百部左右，电视剧的年产量已达 8000 集左右，其它形式的电视艺术节目年产量约在十万小时左右。电影近十几年来由于种种复杂因素，观众上座率逐年下降，已从 293 亿人次下降到 3.5 亿人次。电视艺术（包括电视剧和电视综艺晚会、电视音乐、电视舞蹈、电视曲艺、电视小品等等）的观众，却越来越多。据统计，进入中国家庭和社会的电视机，已逾 3.8 亿台。按每部电视机前 3 位观众（夫妻俩加上一个孩子）计，中国电视观众的日常拥有量当在 10 亿左右（虽

然城市里有的富裕家庭一人一台电视机，但在广袤的农村，有的贫穷山村里一台电视机前会有数十名观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电视艺术的生产和消费大国。这是我们研究探讨问题必须由此出发的一个基本事实。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人类的信息传播，经历了由书籍文化向电子文化的飞跃，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书籍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有其极为重大的功绩，甚至至今仍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主要载体之一。但是，在当今中国，由于现代化的电子技术的迅速普及，书籍文化已经开始失去了往日“君”临文坛的辉煌的“霸主”地位。就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而言，它已让位于崛起的电视文化。记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的著名小说家沙汀先生 80 高寿时，曾特别怀念他的处女作——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由辛垦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要我为其回四川安县故乡寻觅一本原版书。我奉命不远万里，“踏破铁鞋无觅处”，终于在一家小书店里觅得一本。带回北京，呈送沙老，他百感交集地翻到版权页一看，叹道：“唉，我这本书才印了 300 册，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的洗礼，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能留存下这一本，不易啊！每本书倘有十人读过，我只有 3000 位读者；倘有百人读过，我不过也才有 30000 读者。哪里像你们今天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动辄就拥有上亿观众！”

沙老言及此，真流露出几分妒意。的确，包括鲁迅、茅盾、曹禺等老一辈文化先驱在内，生前传播文明的主要

途径，都是书籍文化，或写小说，或写杂文，或写话剧。恐怕他们九泉之下，得知如今一部如《渴望》、《围城》、《大宅门》这样引起轰动的电视剧或一台春节电视文艺晚会，观众都数以亿计，也会羡慕不已的！沙老临终前，得知著名青年导演潘小扬在艾芜先生亲自指导下正在努力把小说《南行记》搬上荧屏，极为赞赏，并渴望以后有电视剧导演能把他的长篇小说《淘金记》搬上荧屏。如今，沙老的这一夙愿已经实现。只可惜，他已作古，未能亲眼目睹。这，都说明前辈文学大家们对新兴的电视剧艺术形式的高度重视。

其次，我们也须同时看到，尽管当今的电视艺术拥有了别的文艺形式难以企及的众多的观众，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精华部分，主要并不在荧屏上，而在图书馆经过历史筛选和确认了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秀书籍文化里。然而，我们共同面对的严峻现实却是：迅猛发展的电视文化已经把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引离了图书馆，引离了书斋，使他们把越来越多的休闲时光，耗费在荧屏前。且看图书馆里陈列着的经典名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汉译世界名著”，究竟还有多少人在认真研读？我曾经问过攻读艺术学的几位博士生，是否读过黑格尔的《美学》，回答竟是都未通读过，仅只看过些片断。我还问过十几位攻读艺术学的硕士生，是否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回答也只有半数人读过，其余的只看过电视剧《红楼梦》。须知，看电视剧《红楼梦》是决不能替代阅读小说《红楼梦》的。再优秀的电视

剧作为视听文化，对于一般观众说来，都是一次性的消费，稍纵即逝，逝不再来（除非等到重播时）；而优秀的书籍文化作为阅读对象则不同，对于任何读者说来，只要一册在手，就可以反复阅读，深入思考。相比起来，阅读书籍文化，更易培养和造就一种坐得下来、读得进去、想得深入的思维方式和习惯。

既然如此，我们理应充分重视当今中国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电视艺术的思想、艺术质量。更何况，可以说，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看重这门新兴艺术在国民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西方的美国，还是东方的日本，也生产电视剧，但一般都是小投入、带广告、大收入，常见的都是肥皂剧和伦理、言情题材剧；也搞电视文艺晚会，但即使如奥斯卡奖颁奖晚会这样盛大的庆典，主要也只是靠主持人和领奖人的即兴表演，装台也简单、庄重。而在我国，电视艺术是人民群众的文化“主餐”而非“快餐”。一部轰动社会的电视剧或电视综艺晚会，可以闯进寻常百姓家，造成万人空巷，激起席卷数亿之众积极参与的几乎是全民性的文艺鉴赏热潮，堪称是人类文艺鉴赏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奇观。党和政府把电视文艺当成凝聚和激励全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之一。因此，电视艺术节目的思想内涵比较深刻、文化意蕴比较丰厚、审美情趣健康向上，作用于最广泛的民众鉴赏心理，就产生正面的积极效应，有利于培养造就一种深邃而非浅薄、沉稳而非浮躁、幽默而非油滑、典雅而非媚俗的群体性文化心理和鉴赏习惯，从而形成全民族全社会的良好的文化环

境；反之，则势必产生负面的消极效应，有悖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战略目标。

问：先生的意思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文艺应当努力进入“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行列？应当努力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自身整体素质的根本利益？

答：正是如此。这里，应当强调处理好电视文化适应观众需求与提高观众素质的辩证关系。美学家王朝闻先生有句名言：“适应是为了征服。”他用的“征服”这个词含义极深。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二千多年封建文化传统影响、有一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影响、有十年“文化大革命”影响的民族，在其群体性的民众鉴赏心理中，虽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今主流是对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传统美德的深情呼唤，但也确实存在着消极、落后的不健康的东西。如果电视艺术作品一味消极地顺应这些负面的东西，那么就势必强化这些负面的东西；而一旦强化了这些负面的东西，又会反过来刺激生产更多的格调更低下的电视艺术作品。于是乎，电视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二律背反即恶性循环便会发生。果如是，势必后患无穷，恐怕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挽回其损失。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觉并切实加以防止出现的情况。

问：这样一讲，豁然开朗，我明白了不少。我想问问先生，为了加强对迅猛发展的电视艺术创作实践的理论引导，在学术建设上应该有什么重要举措？

答：中国电视艺术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的贫困形成巨大反差，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拿文化机构设施来说，偌大中国，一是至今没有国家级的电视艺术资料馆（不像年产量少40余倍的电影有中国电影资料馆），致使如今要研究新时期之初的电视剧如《新岸》等，已找不到保存完好的录像带，造成了民族电视文化资料不可弥补的损失；二是至今没有国家级的电视艺术研究机构（不像文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作家协会的研究室，也不像电影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难以造就一批代表国家水平的一流研究人才；三是至今没有国家级的培养电视艺术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而将具有独特审美体系的电视艺术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任务附属于本来旨在培养广播人才的广播学院、培养电影人才的电影学院和培养话剧人才的戏剧学院；四是至今没有国家级的电视艺术管理机构（不像电影有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而将管理职能分属于几个机构代管，造成相互扯皮、管理滞后。拿理论批评来说，群众性的电视艺术评论虽然方兴未艾，但必不可少的专业化的电视艺术评论却不成气候——仅靠一些呈散兵游勇状的文学界、戏剧界、电影界和大学的理论批评工作者业余为之。惟其如此，世界上电视艺术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居然迄今尚无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中国电视艺术美学》和《中国电视艺术批评史》。这种创作和理论失衡的畸形情况，对于发展极为迅猛而从业人员的文化准备、美学修养本来就很不充分的中国电视艺术，对于亟待提高思想、文化、美学修养的创作人员来说，都

是极为不利的。正是针对我国当前电视艺术理论研究严重落后于创作实践，创作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科学的艺术学理论导引和美学营养的支撑的现状，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颁布的高等院校学科目录中，已经在“艺术学”下增添了“广播电视艺术学”，并批准北京广播学院为首批招收、培养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研究生的学位授予单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曾精辟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 我们应当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美学观，科学地对年轻的中国电视艺术创作实践进行抽象概括、分析综合，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艺术学理论体系，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正确的理论导引和美学营养支撑下，把中国电视艺术创作的正面积极效应发挥到更加理想的境地，同时自觉将其已经产生的和可能产生的负面消极效应，缩小到最低程度。（要想完全消除这种负面消极效应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鲁迅所言：“世间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这不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且对丰富和发展当代人类先进文化，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问：是不是可以说，先生整理出版这本小册子，正是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艺术学理论体系尽点微力？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答：大致可以这样说。但，需要声明的是：第一，我们的问答对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著述。不求体系上的完整与论证上的严谨，但求思想的见地与叙述的生动。深入浅出，用事实说话，是我们的问答追求的风格。我极推崇朱自清先生当年的小册子《经典常谈》，能把学术著作写得如此深入浅出，非大家不能为也。我心向往之，但才疏学浅，难达此至境，仅作为一种追求和努力的方向，策励自己。第二，我们的问答，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艺术学理论体系为目标，以现代化的电子传媒与源远流长的文学艺术各种门类结缘产生名目繁多的电视艺术形式所遇到的诸般课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也不妨触类旁通地涉及到当今中国的电影艺术的实践和理论课题，故书名《银屏之旅》。